

汉语言文字学专题研究

HanYuYan WenZiXue ZhuanTi YanJiu

葛本仪 曹正义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汉语言文字学专题研究

HanYuYan WenZiXue ZhuanTi YanJiu

葛本仪 曹正义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言文字学专题研究/葛本仪,曹正义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3

ISBN 978-7-209-04441-7

I. 汉... II. ①葛...②曹... III. 汉字-文字学-
专题研究 IV. 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3099 号

责任编辑:王晓晖

封面设计:周云龙

汉语言文字学专题研究

葛本仪 曹正义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网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格 16 开 (172mm×232mm)

印张 18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4441-7

定价 29.8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0633)8221365

前 言

Preface

我们两人从工作至今都从事于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与研究
工作,葛本仪以词汇学见长,曹正义则侧重于音韵学。我们都对
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这年已古稀之际,翻阅
着昔日成果,感到有的文章至今可能对学习者仍然会有所帮助,
于是我们决定将此类文章相对集中选辑成册,以求方便大家,并
使之能从中得到某些受益。

本书的编选是按照以下情况进行的:一、完全按照原文选
入,未作任何改动;二、对原文稍加更动,有的作了必要的说明;
三、个别篇目增补文字较多。四、文章按序号排列,1—20 是葛
本仪的文稿;21—35 是曹正义的文稿。

成书匆匆,不当之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作者写于山东大学

2007 年 2 月

一、现代汉语词辨识	(001)
二、论合成词素	(012)
三、论汉语词形成的基础形式	(020)
四、汉语的造词与构词	(026)
五、论汉语合成词形成的有理性	(034)
六、词义分析与逻辑	(041)
七、词义演变规律述略	(047)
八、词义及其概念对应性与词义类聚	(054)
九、再论同义词	(061)
十、论动态词义	(067)
十一、词义的语用研究	(075)
十二、论词汇静态、动态形式的结合研究	(082)
十三、词汇的动态研究与词汇规范	(089)
十四、从文化词汇谈起	(092)
十五、谈词汇和语法的相互依存关系	(094)
十六、词汇、文字与训诂	(099)
十七、《现代汉语词典》与当代语言理论	(104)
十八、建国以来对“词”“词汇”概念的研究	(107)
十九、词义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114)
二十、从现代常用字看汉字的符号性	(119)

二十一、山东安丘方音和北京语音	(129)
二十二、山东安丘方言词汇语法的一些特点	(152)
二十三、聊斋俚曲语词证释	(168)
二十四、近代文献与方言研究	(180)
二十五、元代山东人剧曲用韵析略	(188)
二十六、《合并字学集韵》与明代北音	(203)
二十七、革新韵书《合并字学集韵》述要	(216)
二十八、近代音料谈琐	(220)
二十九、近代-m 韵嬗变证补	(225)
三十、中古的崇、船、禅与现代的 $tʂ$ 、 $tʂʰ$ 、 $ʂ$	(230)
三十一、中古知、照声系类变管测	(235)
三十二、《经典释文》音切计量议札	(250)
三十三、齐鲁方言与古音稽考	(257)
三十四、等韵图内外转补说	(264)
三十五、《通志·七音略》“重”“轻”探疑	(274)

» 一 现代汉语词辨析

要学习词汇,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运用这种工具进行交际,就是通过组词成句来进行的。如问:“你们要学什么?”答:“我们学习汉语。”这一问一答两句话,前一句是由“你们”“要”“学”“什么”四个词组成的,后一句是由“我们”“学习”“汉语”三个词组成的。这种认识对掌握汉语的人来说,不会有什么分歧。但是,为什么说“你们”“要”等这些小单位是词呢?词是怎样从言语片断中分离出来的呢?要明确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词。

因为词是表示客观事物名称的语言符号的单位,所以它是词汇学研究的对象。因为词总是被组织到句子中加以运用的,在句子中,词和词之间又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结构关系,所以词和语法学又密切相关。再者,汉语的词又不像印欧语言那样,它“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①,因此,要给词下一个全面和确切的定义,的确是比较困难的。这里我们仅从词汇学的角度对词作一点探讨。

词是语言符号的单位,它是一种音义结合体。词在交际中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组成句子以表达思想,所以,词又是组句的备用单位。根据以上特点,我们可以说,词是语言中的一种音义结合的固定结构,是最小的可以独立运用的造句单位。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分析出词必须具有五个特点。

第一,词必须具有语音形式。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词只有在语音形式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和存在,没有语音形式就无所谓词,所以任何一个词都有自己的语音形式。如“老师”的语音形式是“lǎo shī”,“同学”的语音形式是“tóng xué”,所以语音形式是词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①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页。

第二,词必须表示一定的意义。因为词是一种音义结合体,所以每个词都具有自己的意义内容。如“麦苗”表示的词汇意义是“麦子的幼苗”,语法意义是“名词、可作主语、宾语、……”,色彩意义是“中性”。“坚强”表示的词汇意义是“强固有力,不可动摇或摧毁”,语法意义是“形容词、可作定语、谓语、……”,色彩意义是“褒义”。“奉承”表示的词汇意义是“用好听的话恭维人,向人讨好”,语法意义是“动词,可作谓语、定语、……”,色彩意义是“贬义”。语言中的实词是这样,虚词也同样是这样,如虚词“和”表示的词汇意义是“同、与的意思”,语法意义是“连词,表示并列联合关系”,色彩意义是“中性”。

第三,词是可以独立运用的。词作为语言符号的单位,是一个不依赖其他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个体,它可以被人们自由地用来组成各种不同的句子,在组句过程中,词是一个可以被独立运用的备用单位。如“天气”是一个词,也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它既可以被人们用来组成“多好的天气啊!”(独语句)也可以用来组成“今天的天气真好。”(主谓句,“天气”充当主语)“天气的好坏不能影响工作的进度。”(主述宾句,“天气”充当主语部分的定语)“鸡”是一个词,既可以组成“鸡飞了。”又可以组成“他有一只鸡。”由此可见,词都是可以被独立运用的。正因为词具有这种特点,所以人们可以用它来组成各种不同的句子。

第四,词是造句材料单位。语言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单位,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词是一种语言单位。从词的功能来看,说它是一种造句单位是比较合适的。当然,词除了用来造句之外,还可以组成词组等,但词的根本用途是用来造句,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基本上就是组词成句以表达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过程。因此,词是语言符号的单位,也是造句材料的单位。

第五,词是一种最小的单位。语言中有许多最小的单位,每一种最小的单位都有自己的范围和条件,如音素是从音质的角度划分出来的语音的最小单位,音节是语音结构的最小单位等。词也是一种最小的单位,这种最小的单位是就造句的范围而言的,从造句材料来看,词是最小的不能再被分割的单位。

词是一个最小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它表示着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意义,这个意义是特定的,表示着某种特定的事物,所以词的意义一般说来都不是它的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因此,它也不能再被分割,否则,这个词就要失去原有的意义而不再存在,或者改变原来的意义而变成了另外的词。如“地图”一词表示的意义是“说明地球表面的事物和现象分布情况的图”,这种意义是特定的,指称着一种特定的事物,它绝不是泛指一切在地上画的图,同时也不容许再分割为“地”和“图”,如加以分割,那是成了“地”和“图”两个词,当然就不再是地图一词了,它们所表示的也

只能是“地”和“图”两个词的意义，而不再是“地图”的意义了。又如“铁路”是指“有钢轨的供火车行驶的道路”，“戏言”是指“随便说说并不当真的话”，它们都有特定的意义，都与所指称的特定的事物相联系，因此，即使全用铁块或铁板铺成的路，也不能称为“铁路”，即使戏剧中所说的话，也不能称为“戏言”。由此可见，“地图”“铁路”“戏言”作为语言中的词，它们都是音义结合的不能再被分割的定型结构。所以，词都是造句时能独立运用的最小的单位。

以上分别说明了词的五个特点。对词来说，这五个特点是统一的，它们互相联系和制约，舍掉任何一个特点，我们都不能正确全面地认识词。

二

根据以上对词的认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汉语词的实际情况，看一看那些成分应该是词。

语言词汇是有发展和变化的，因此，同一个成分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古代汉语中可以独立成词的成分，在现代汉语中有的则变得不能独立成词了，如“习”“民”等成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辨析词的时候，就应该从共时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说明。下面我们仅对现代汉语中的词作一下辨析。

在现代汉语中，以下情况应当是词。

(一) 单音节、有意义，能独立用来造句的成分是词。如：

山 水 树 天 鸟 马 牛
飞 看 走 想 用 写 摇
红 软 高 一 二 千 百
条 趟 你 我 再 很 啊

(二) 两个或两个以上不表示意义的音节组合在一起，表示了特定的意义，并可独立用来造句，这种新的结构是词。如：

玻璃 蜘蛛 蟋蟀 参差 踌躇
玫瑰 婆娑 徘徊 玲珑 逍遥
尼龙 咖啡 沙发 卡秋莎

这些例词中的“参”“差”“婆”“尼”“龙”“沙”“发”“卡”“秋”等成分，虽然孤立存在时，各自都能表示一定的意义，但是在以上例词中，它们却都是只表音不表义的

音节,因为它们本身所表示的意义,与这些新结构的形成以及这些结构所表示的意义都毫无联系,在这里只是借用它们的语音形式而已。

(三) 一个或一个以上不表义的音节和一个表义的音节组合在一起,表示了特定的意义,并可独立用来造句,这种新的结构是词。如:

啤酒 卡车 卡片 沙皇

卡介苗 卡宾枪 法兰绒

这类词的特点是:这些不表义的部分多为从外语词音译而来,而且都是不能独立存在和运用的,只有当它们和某个表义的成分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修饰和被修饰,限定和被限定的关系以后,这些摹声成分才能显示出它们的某些表义作用。如“啤酒”的“酒”原是酒的通称,当和“啤”组合后,“啤”对“酒”起了修饰限定的作用,从而使“啤酒”成为指某一种酒而言,“啤”也因而具有了一定的表义作用。汉语中这样组成的新结构都应视为词。

(四) 表义的成分和词汇意义已虚化的成分相组合,表示特定的意义,并可独立用来造句,这种新的结构是词。如:

阿姨 老虎 老鹰 石头 想头

甜头 房子 扣子 聋子 泥巴

哑巴 自动化 黑乎乎 酸溜溜

这些结构中的所谓虚化的表义成分,是指它们在词汇意义方面已经虚化,没有明显的表示词汇意义的作用了。如“帘子”的“子”和“鱼子”的“子”,“木头”的“头”和“地头”的“头”就完全不同,在前例中的“子”“头”都是虚化成分,在后例中的都表示实在的词汇意义。不过这些虚化成分在词汇意义虚化的同时,却获得了明显的表示语法意义的作用。如上例中的“阿”“老”“头”“子”“巴”等就具有标志名词的作用,“化”则具有标志动词的作用,“乎乎”“溜溜”等则都是标志形容词的虚化成分了。

(五) 一个表义成分重叠后,在意义不变或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以独立用来造句,这一重叠后的新结构是词。这类词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重叠的基础形式现在已不能独立成词了,因而重叠后产生新词。如“伯”现在已不单独作词用了,因而产生了“伯伯”一词来代替它。其它像“弟弟”“妹妹”“纷纷”“茫茫”“悄悄”等都是这种情况。

在现代汉语中,也有一些表亲属称谓的词还存在着单用的和重叠的两种形式,



如妈——妈妈,姑——姑姑,叔——叔叔,舅——舅舅等。这些词的两形式,表示着相同的意思,这是在词汇发展和交替过程中,新旧两形式并存的现象。由重叠的双音词代替了原来的单音词,这种发展是合乎汉语词汇逐渐向双音化发展的趋势的,因此,这些两形式并存的词,在今后的发展中,很可能重叠的双音形式越来越占优势。

另一种情况是重叠的基础形式现在仍然是可以独立使用的词,它的重叠形式只是表示了某种语法意义的形态变化,是同一个词的不同构形形式,所以,这重叠前后的两形式都是词。如“天”是一个词,“天天”也是一个词。又如:

人——人人	}	重叠后在基本意义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表示逐指的作用。
家——家家		
趟——趟趟		
想——想想	}	重叠后在基本意义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表示短暂的或表示尝试的作用。
看——看看		
扫——扫扫		
狠——狠狠(地说)	}	重叠后在基本意义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表示加强的或表示轻微和适中的作用。
重——重重(地打了下来)		
高——高高(的个子)		
红——红红(的脸儿)		

由上所述可知,以上两种重叠结构形式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属于构词,后者属于构形。然而不管怎样,它们都是词。

(六) 一个表示意义的成分重叠后,表示了新的意义,可以独立用来造句,这种重叠后的新结构是词。如:

斤斤 万万 通通 断断

翼翼 济济 涓涓 堂堂

分析这类词,它的基础形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基础形式本身就可以独立成词,如“斤”“万”“通”“断”等;另一种是基础形式在现代汉语中已不能独立成词,如“翼”“济”“涓”“堂”等,这些成分只有重叠后才能成词。这两种情况尽管不同,但它们却具有共同的特点,即这些成分本身都是表示意义的,而且重叠后表示的意义和它们的原义都不相同。

(七) 两个表示意义但现在已不能独立运用造句的成分相组合,形成一个新的



结构,表示新的意义,并且能够独立运用造句,这种新的结构是词。如:

牺牲 丰茂 监督 参观 茅庐
融洽 梭镖 坦率 颓靡 委婉
纨绔 承袭 涵义 兴致 沐浴

(八) 一个表示意义又可独立运用造句的成分,和一个表示意义但不能独立运用造句的成分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结构,表示新的意义,并能独立用来造句,这种新的结构是词。如:

学习 人民 简短 借鉴 宁静
目前 深奥 推测 土壤 民心
松树 菊花 芹菜 鲤鱼 茅草
展览品 刑事犯 清凉剂

上例中的各个构成成分都能表示意义,但它们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象“学”“人”“短”等成分不但可以表示意义,而且都能独立成词,象“习”“民”“简”等成分虽然也能表示意义,但却不能独立成词。这样两种成分相组合后,能够表示新义和独立运用造句的都是词。“展览品”一类词虽然有三个成分组成,但是它的最大的一层得以组合成词的结构也是有两部分组成,如“展览品”就是由“展览”和“品”两部分组成,在这两部分中,“展览”是既能表示意义,又可独立成词的成分,“品”则是只能表示意义,却不能独立成词的成分,所以“展览品”一类词和“学习”等词的情况是相同的。

(九) 一个表义但不独立运用的成分,在具体的语境中,如果被独立运用造句时,也应视为词。如现代汉语中,人们不说“民”而说“人民”,不说“子”而说“孩子”“儿子”,但在具体的语境中却可以说“爱民如子”;人们不说“摄”而说“摄影”“拍摄”,但却可以说“本报记者摄”;不说“发”而说“头发”,但却可以说“理了理发”。我们不能否认,在这些具体的语境中,这些成分都是独立地被用来造句的,它们这时都已具备了词的五个条件,而且起着词的作用。所以,在具体的语境中,这类成分都应该当作词看待。

(十) 两个表义的又可独立运用造句的成分相组合,形成新的结构,表示新的意义,并能独立用来造句,这种新的结构是词。如:

开关 白菜 马车 道路 地球
信心 电灯 小说 书本 发动

想象 带头 光滑 空前 出借

毛玻璃 螺丝刀 说明书

这类词的特点是:它的组成成分都可以独立成词,如“开关”的“开”和“关”,“毛玻璃”的“毛”和“玻璃”,“说明书”的“说明”和“书”等成分本身都可以独立成词,因此,辨认这部分词就显得比较困难。通常人们感到词和词组难以分辨的情况,就是出现在这部分词中。

在辨认这部分词时,我们首先应该注意词是音义结合的定型结构这一特点。词一旦形成后,就是一个表示特定意义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独立的造句单位,因此,一般情况下,词的意义决不等于它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同时,在结构形式上,词也不能够按照它组成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随意扩展。以“开关”为例,它作为一个定型结构,表示着“电器装置上接通和截断电路的设备”或者“设在流体管道上控制流量的装置”等意义,很明显,它指称的是一种物件的名称,而绝不是指“开和关”的意思,由此可见,“开关”与“开和关”表示的意义完全不同,“开关”作为一个表示特定意义具有定型结构形式的词来说,是不能被扩展的。同样的道理,“白菜”也不能扩展为“白的菜”或“白色的菜”,“马车”也不能扩展为“马的车”或“马拉的车”,当然“螺丝刀”也绝不是“螺丝的刀”。因此可以说,词作为一种由特定的语音形式表示着特定意义的定型结构是不能被扩展的。我们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把这一类型中大部分词分辨出来。

此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在汉语词汇中,的确有一些组合体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如“江湖”,它可以表示“旧社会泛指四方各地”或者“旧社会各处流浪靠卖艺、卖药等生活的人,以及这种人所从事的行业。”等意义,这时,“江湖”是一个表示特定意义的不容再分割的造句单位,所以是一个词。但是有时“江和湖”的确又是表示“江和湖”的意思,如“祖国的江湖多美啊!”中的“江湖”,就可以分割成“江”和“湖”两个词,它们分别表示着“江”和“湖”两种事物,所以这时的“江湖”并不具备词的条件,它们只是“江”和“湖”两个词的组合,所以是一个词组。又如“红花”一词,当它指称“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互生,披针形,有尖刺,开黄红色筒状花的植物”,或者指称“一种中药材”的名称时是词,当它表示“红色的花”的意义时则是词组。

第二种情况:汉语词汇中,有少数组合体是可以扩展的,而且扩展后的意义和原来的意义基本一样。如“象牙——象的牙”“牛奶——牛的奶”“鱼鳞——鱼的鳞”

“猪肉——猪的肉”等等。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象牙”“牛奶”“鱼鳞”“猪肉”等是词，而“象的牙”“牛的奶”“鱼的鳞”“猪的肉”是词组。因为，只要我们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在同一个语境中，“象牙”“牛奶”等形式，是不能用“象的牙”“牛的奶”等形式来加以代替的。如我们可以说“这是象牙雕刻”，“我买牛奶糖”，却不能说“这是象的牙雕刻”，“我买牛的奶糖”。可见像这类词，在汉语的实际应用中，一般都是不能扩展的，也就是说，这类词的组合成分在结合上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分性的，因此，“象牙”“牛奶”等也是一种表示了特定意义的定型结构，所以它们是词而不是词组。

第三种情况：象“抓紧”“打倒”一类的词，它们的组成成分都可以独立成词，它们也可以进行扩展，例如“抓紧”可扩展为“抓得紧”，“抓不紧”，甚至还可以扩展成“抓得紧不紧”，“打倒”也能扩展为“打得倒”“打不倒”等，所以辨认这部分词的确比较困难。对这类词我们可以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认识：一个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虽然这些词可以扩展，但是在许多具体的语境中，它们不但不能扩展，而且其组成成分结合得还相当紧。如“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学习”中的“抓紧”就不能进行扩展。同样“打倒反动派”中的“打倒”也不能进行扩展，如果把这里的“打倒”加以扩展的话，那么“打得倒反动派”和“打倒反动派”所表达的意义就相同了，所以根据语言中实际运用的情况，可以说，这些结构都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和定型性，因此，应该认为这些结合体都是词。另一方面，我们分析比较一下就会看到，象“抓紧”“打倒”这类结构，它们所表示的意义，在其组成成分所表示的意义基础上也有所融合，也体现出了一定的整体性和抽象性。如“抓紧”就已融合成为“不放松”的意思，“打倒”也可融合成为“推翻”的意思，它们每个组成成分的意义在实在性和具体性方面，都程度不同地有所削弱。当然各个词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如“分清”“搞好”等结构意义融合的程度就比较差。不过应该肯定，这类词也是汉语词汇中的一个类型，从发展趋势看，它们的意义将会沿着由分散到融合，由具体到抽象概括的道路发展下去。

第四种情况：即离合词问题。现代汉语中的离合词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其组成成分本身都能够独立成词，如：

起床：“起了床”“起不了床”

帮忙：“帮了忙”“帮个忙”“帮不了忙”

握手：“握着手”“握过手”“握了握手”

伤心：“伤了心”“伤什么心”

另一种情况是有的组成成分只表意义,但不能独立成词了,如:

鞠躬:“鞠了个躬”“鞠了三个躬”

革命:“革谁的命”“革反动派的命”

敬礼:“敬了个礼”“敬了三个礼”

洗澡:“洗了个澡”“洗了洗澡”

这两种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却共同具有可以离合的特点。对这类词,应该认为未扩展的是词,扩展了的都是词组,因为这些离合词扩展前后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如“起床”“鞠躬”等都是指称着一种动作行为,也可以说,它们是这种动作行为的名称。而经过扩展的“起了床”“鞠了个躬”等则是表示与这种动作行为有关的情况,而且不同的扩展情况表示的意义也不相同。可见这些词在扩展前,它们是一个表示特定意义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充当造句单位的词。而扩展后,它们的组成成分就具有了词的特点,并且以词的资格参与了扩展后的各个词组的构成,就是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已不能独立成词的成分,如“鞠躬”的“鞠”和“躬”等,在这种具体的语境中,也可被当作独立的词来看待了。(见上面第(九)条所讲)。

汉语中分辨词和词组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除以上所谈的四种情况外,音节的多少,读音的轻重,以及词在形态方面表现出来的某些特点,也都可以作为分辨词和词组时的参考。

三

以上从十个不同的方面,分别对现代汉语的词作了初步的辨识。这种辨识完全是以词的特点为依据的。现在我们可以根据这种认识和辨识的情况,把下面两段文字中的词具体切分一下。

词以“——”标出,“——”下面的数字标明该词属于以上十种情况中的某一种。

第一段,臧克家:《有的人》

有的人活着

1 1 1 1

他已经死了；

1 10 1

有的人死了

1 1 1 1

他还活着。

1 1 1

有的人

1 1 1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1 1 8 1 1 1 1 1 8

有的人

1 1 1

俯下身来给人民当牛马。

8 4 1 8 1 10

有的人

1 1 1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1 10 8 4 1 8

有的人

1 1 1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10 1 10 1 1 1 1 1 1

有的人

1 1 1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1 1 10 1 1 1 1

有的人

1 1 1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1 1 10 10 1 1 1 1 1

骑在人民头上的

1 1 8 1 1 1

人民把他摔垮；

8 1 1 1 1
给人民作牛马的
1 8 1 10 1
人民永远记住他！
8 10 10 1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1 10 8 4 1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10 1 7 1 1 1 1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10 10 1 1 1 10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10 1 1 1 10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1 1 10 1 1 1 1 1 1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1 1 10 10 1 1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1 1 10 10 1 1 1 1 1 1 1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8 1 1 10 1 1 1 1 1

第二段，茅盾：《白杨礼赞》中的一段。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1 10 2 1 7 10 10 8 1 8 10 1 1 1 1 1 1 10 1 1 1
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
1 2 1 1 9 1 1 1 1 1 9 4 10 1 1 1 1 1 1 1 8 10
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
1 8 10 7 8 1 1 10 10 1 1 1 1 1 1 8 10 1 10 1
是树中的伟丈夫。
1 1 1 1 9 8

第一段中的“——”者，短横指的是词，长横是指这一词的构形形式。“活着”“死了”中的“着”“了”，有的人当作助词看待，事实上，它们附着在动词的后面，有表“进行体”和“完成体”的作用，因此，这里都把它们当作用以构形的词尾看待。“青青”也是“青”一词的构形形式，构形后有加强原词语义的描述性的作用。

（原刊于《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2年第2期。）